



# 刀锋下的

# 中国历史

江山如画·历史如血  
以人物的命运叙写朝代的兴衰

许家强

①

只  
解  
沙  
场  
为  
国  
死  
  
何  
须  
马  
革  
裹  
尸  
还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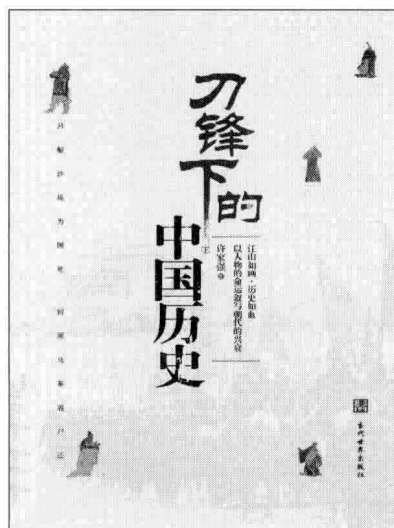
# 刀锋下的中国历史

(下)

许家强 著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陈庆之 .....  | (289) |
| 羊 侃 .....  | (295) |
| 石 勒 .....  | (302) |
| 杨大眼 .....  | (308) |
| 韦孝宽 .....  | (313) |
| 杨 素 .....  | (318) |
| 韩擒虎 .....  | (324) |
| 史万岁 .....  | (330) |
| 长孙晟 .....  | (336) |
| 李 密 .....  | (342) |
| 秦 琼 .....  | (349) |
| 程咬金 .....  | (354) |
| 王伯当 .....  | (359) |
| 柴 绍 .....  | (366) |
| 尉迟敬德 ..... | (373) |
| 李 靖 .....  | (381) |
| 徐世勣 .....  | (389) |
| 裴行俭 .....  | (395) |
| 薛仁贵 .....  | (401) |
| 哥舒翰 .....  | (406) |
| 高仙芝 .....  | (413) |
| 李嗣业 .....  | (420) |
| 白孝德 .....  | (427) |
| 张 巡 .....  | (433) |

|     |       |       |
|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李光弼 | ..... | (440) |
| 郭子仪 | ..... | (448) |
| 李晟  | ..... | (454) |
| 李愬  | ..... | (461) |
| 王彦章 | ..... | (467) |
| 曹彬  | ..... | (474) |
| 杨延昭 | ..... | (480) |
| 狄青  | ..... | (486) |
| 岳飞  | ..... | (492) |
| 韩世忠 | ..... | (501) |
| 辛弃疾 | ..... | (509) |
| 伯颜  | ..... | (517) |
| 徐达  | ..... | (523) |
| 常遇春 | ..... | (530) |
| 戚继光 | ..... | (537) |
| 袁崇焕 | ..... | (545) |
| 秦良玉 | ..... | (555) |
| 年羹尧 | ..... | (563) |
| 曾国藩 | ..... | (570) |
| 左宗棠 | ..... | (575) |

## 陈庆之

萧衍是个相当“文化”的皇帝，他后来信佛信得把国家都亡了。没当皇帝之前，他酷爱下围棋，不管白天黑夜，想起来就下，一下就老僧入定，没日没夜，陪他下棋的人都害怕，每天困倦得不行。只有一个叫陈庆之的少年，精力充沛，白天下棋，晚上接着再下，随叫随到，非常讨萧衍喜欢。

就这样，陈庆之一天天陪着萧衍下棋，由少年下到青年，棋力如何不知道，眼见得一生就埋葬在围棋格子里了。突然间天降馅饼，萧衍成了皇帝，陈庆之也跟着扶摇直上，由一个围棋陪侍，成为主管皇帝各种文书的主书，一步登天，进入中央政府机关核心位置。

不过这个主书除了下棋好之外，还有什么能力长处？没有人知道。萧衍也没有其他事麻烦主书大人，主书的重要工作，好像还是陪皇帝下棋。

三下两下，陈庆之由青年变成了中年。

陈庆之自己并不甘心一辈子当个围棋宠臣，他有远大理想，他仗义疏财，结交贤才，随时找机会展示围棋之外的不凡身手。

陈庆之生于公元484年，萧衍于公元502年代齐建梁，成为皇帝，又下了漫长的二十三年围棋，直至公元525年，四十二岁的陈庆之，才等来了他成为名将的第一次机会。

下了三十多年围棋，才等到第一个机会，这需要多大的忍耐力。并且在这漫长的岁月中，陈庆之要毫不懈怠，才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，一举成名天下知。

公元525年，北魏徐州刺史元法僧举兵叛乱，又打不过政府军，于是向梁朝投降。在棋枰前坐成中年人的陈庆之，第一次与军队亲密接触：他被棋友萧衍任命为武威将军，带人去徐州接受投降。

接应降军，只要对方不是诈降，没有任何危险，就建立大功一件。陈庆之旅游一趟，回到梁朝首都，被加封为宣猛将军，文德驻屯军司

令员。

既然徐州归梁朝所有，萧衍就要向徐州派遣地方官，行使梁政府职能。萧衍把这副重担压到儿子萧综肩上，陈庆之受命，率两千战士，送萧综去徐州赴任。

北魏的中央政府此时问题很多，所以陈庆之去接受投降才毫无阻碍。但内部问题虽多，对待敌国梁朝，却有足够的理由同仇敌忾，虽然没来得及阻止元法僧降梁南归，梁朝再往徐州派地方官，就要全力狙击了。北魏的两位皇族王爷，率军两万，来争夺徐州。

这是陈庆之离开棋枰之后，遭遇的第一场战斗，兵力比是两千对两万。陈庆之毫不犹豫，下达攻击令，军鼓震天擂响，余音犹未落去，两万魏军就被两千梁军击溃。

这是陈庆之名将路上的第一战，以少胜多。

将军战胜，不代表局势必赢。萧衍的这个儿子萧综，来路有些不正，他母亲吴淑媛原本是萧宝卷的嫔妃。萧衍干掉萧宝卷，夺下他的江山，同时也笑纳了他的女人。吴淑媛成为萧衍妃子七个月后，生下萧综。后来吴淑媛年老色衰，萧衍不再搭理她，吴淑媛就告诉儿子萧综：是萧宝卷与她结合，生出的萧综。母亲的话，萧综当然要信，于是萧综处处看萧衍不对劲，心怀郁愤，写过两首诗《听钟鸣》、《悲落叶》，非常好，抄《悲落叶》如下，共赏：

悲落叶，连翩下重叠。落且飞，从横去不归。

悲落叶，落叶悲，人生譬如此，零落不可持。

悲落叶，落叶何时还？夙昔共根本，无复一相关。

有这样的心态，萧综对梁朝只有仇恨，没有认同，这次出任徐州刺史，与北魏军队近距离对峙，给了萧综离国叛逃一个最好的机会。萧综也果断抓住，就在陈庆之取胜后不久，瞅冷子逃离徐州，投奔魏营。

梁朝军队到徐州来，浴血搏杀，就是为了让萧综坐稳徐州刺史，现在萧综跑了，部队一时没了方向和目的，军心动摇，陈庆之当机立断，在北魏军队还没做出反应之前，“斩关夜退”，部队安全撤回国内。

公元527年，陈庆之与梁领军曹仲宗一起，率军北征，攻夺北魏城市涡阳。北魏则派征南将军常山王元昭率十五万军队，救援涡阳。

陈庆之部队刚到涡阳城下，北魏大军前锋也已赶到距涡阳城四十里远的驼涧。陈庆之立即提出：主动迎击。梁军主将之一寻阳太守韦放却提出不同意见，认为魏军前锋必是精锐，与之作战，胜了没有多大意义，如果输了，则会动摇军心，不如以逸待劳，等他们到了再说。

切不可因此认为韦放是个胆小鬼，此前，他受命率二百余人 与陈庆之等人会合，路上正遇北魏援军。众寡悬殊，二百多战士无不胆怯，韦放只做了这么一句战前动员：“今日唯有死耳”，就坐在行军椅子上（胡床），指挥战士作战，三支流箭射中他甲冑，他面不改色，受到激励的梁军战士无不以一当十，竟然击退魏军。

韦放的不同意见，也是军事常识，下惯了围棋的陈庆之却不认可，陈庆之说：“魏人远来，皆已疲倦……及其未集，须挫其气，出其不意，必无不败之理……诸君若疑惑，庆之请独取之。”仅率直属部队二百余骑兵（《南史·陈庆之传》记载为“五百”，此处从《梁书》及《资治通鉴》），奔行四十里，突击魏军前锋，大获全胜，凯歌而还。

一次突袭，不足以左右整个战局，此后，北魏军队与梁军在涡阳城下长时间对垒。北魏人多，此战又发生在他们的地盘上，后勤供应也没问题，于是在梁国部队营盘之外，筑起十三处营寨，企图困死梁军。具体形势大致是涡阳城在中心，梁军包围着涡阳城，魏军又在外形成了更大的包围圈。

梁军主将是曹仲宗，他召集将领们开会，研究退兵事宜。

陈庆之坚决反对，发言说：“我们来攻击涡阳，已长达一年，费兵耗粮。现在居然要当缩头乌龟，岂是大丈夫所为，简直是一群强盗。我听说兵法中有一条是‘置之死地而后生’。皇帝给我有密令，谁敢轻言班师，我会依令而行。”

以萧衍的为人，不会另给陈庆之谁撤退就砍谁的密令，但在那种局势下，陈庆之的恐吓真起了作用，大家不再谈退兵之事。陈庆之亲率敢死队，夜袭敌营，一夜之间，攻破四座北魏营寨，长时间苦守涡阳的北魏将军王伟也支撑不下去，举城投降。

梁军从降卒中选出人来，放他们回北魏营寨，传播涡阳投降的消息。北魏军心浮动之际，陈庆之将北魏降卒安排在阵前，梁军在后，攻击北

魏剩下的九座营寨。魏军大败溃逃，梁军随后掩杀，涡水被北魏将士的尸体阻塞，几至断流。

在陈庆之的坚持下，涡阳之战以梁军全胜收场。梁武帝亲手为陈庆之写下表扬信：“本非将种，又非豪家，触望风云，以至于此，可深思奇略，善克令终。开朱门而待宾，扬声名于竹帛，岂非大丈夫哉”。

与后面的战绩比起来，陈庆之在徐州、涡阳两次以少胜多的胜利，仿佛只是一个开场曲，他马上将进入足以让他成为千古战神的北征作战。那是陈庆之军事生涯的巅峰，千古名将，也无出其右者。

北魏在那段时间很混乱，徐州刺史元法僧投降梁朝，公元529年，北魏皇族元颢也投奔梁朝，只是他并不完全是投降，他想借助梁朝的力量，送他回国当皇帝。萧衍同意了，派陈庆之率七千人马，送元颢回国登基。

当时北魏虽然朝政动荡，仍是统一了长江北岸、带甲百万的军事大国。陈庆之率七千人，就把流亡王爷送回去当皇帝，萧衍的这一安排，怎么看搞笑成分也大于实际意义。

元颢往回走了走，到了涣水（据《中国古代地名大辞典》：旧自河南陈留县东流，经杞、睢柘城、宁陵、商丘、永城诸县，入安徽宿县，经灵璧、五河入於淮，一名濊水，今上流已湮，下流在永城以东者，即今之浍河也），自己封自己当北魏皇帝，却怎么也不敢再往北魏的土地深入了，只把陈庆之封了一堆官，让他带七千人去给自己夺权。

陈庆之就率领这七千人的小部队，自铨县（现在的安徽濉溪）出发，一路向西，先克荥城（现在的河南商丘东），进至睢阳，镇守睢阳的北魏将领丘大千，率领七万人的部队，分别筑起九座营寨抵御梁军。陈庆之到达睢阳，不做任何准备，立即攻击，自清晨至下午，连续击破三座营寨，人数是陈庆之十倍的丘大千率军投降。陈庆之再进至考城（现在的河南兰考），北魏征东将军元晖业率军两万，据城抵抗，城墙四面环水，陈庆之“浮水筑垒，攻陷其城，生擒晖业”。继续前进，所过之处，北魏军队无不望风披靡。

七千人的部队，纵横北魏大地，迅速逼近北魏国都洛阳。北魏全国震动，集中兵力达三十万人，开抵洛阳东部的荥阳，与刚刚赶到的陈庆



之七千人部队决战。

荥阳城当时还在北魏手中，荥阳城下，七千梁军一侧是荥阳城的高墙深壕，另一侧是三十万魏军蜂拥而至。

危急关头，陈庆之发表战前动员：“我们一路杀来，杀人父兄、夺人土地，与北魏军队已是仇深似海，不可化解。现在敌人有三十万，我们只有七千人，今日之战，不是他死，就是我亡。我们要赶在北魏主力部队未赶到之前，先拿下荥阳城，生死在此一战，各位不要犹豫。”

动员令下，陈庆之亲自击鼓，一通鼓罢，梁军敢死队员宋景休、鱼天愍等人已越墙入城，转瞬之间，荥阳城进入陈庆之之手。

登上荥阳城楼，陈庆之观察城外北魏军队已全部赶到，将荥阳城团团围住。北魏军中也不乏能征善战的将领，他们此时心中盘算的，无一不是如何进行城市攻坚，没有人敢于想像陈庆之会出城作战。

北魏将领们随即发现，他们设想的攻城法子用不上了——陈庆之率三千骑兵，大开城门，在北魏将士目瞪口呆中，旋风般冲来。

三千对三十万，没有任何计谋、埋伏、奇袭，完全是硬碰硬的决战。这是中国战争史上不可思议的奇迹，独一无二的奇迹，完全可以说是神话的奇迹——陈庆之大胜，三十万魏军溃败，北魏军队统帅单骑逃跑。陈庆之追杀至虎牢关，虎牢关守将不战而逃。洛阳皇宫中的北魏皇帝元子攸恐惧之极，直接放弃首都洛阳，逃跑到长子。北魏朝廷百官，不战而出城迎接陈庆之与元颢入城。

陈庆之以七千战士，在十四个月内横行北魏，历四十七战，平三十二城，无一战不是以少敌多，无一战不是大获全胜。最终把一个流亡王爷，送上皇帝宝座。

陈庆之麾下将士，全部白衣白袍，所向披靡，洛阳童谣唱道：“名军大将莫自牢，千兵万马避白袍。”

千古名将，陈庆之称第二，没人可称第一。

陈庆之的遗憾在于，他是千古名将，可没遇到哪怕只优秀一时的皇帝。被他扶上皇帝宝座的元颢，是一个典型的混蛋。陈庆之的副手马佛念劝陈庆之把元颢干掉，自己单干，但陈庆之只是名将而已，毫无政治野心，拒绝了。最终在混蛋元颢的逼迫下，陈庆之单独率军离开洛阳去

守卫卫星小城北中郎城。

北魏大军喘息方定，卷土重来。陈庆之开城作战，三天战斗十一场，把北魏军队杀得人心慌慌，撤了陈庆之去战元颢，一战而干掉元颢，重夺洛阳。陈庆之单独守卫北中郎城已无意义，于是率领几千梁军东返梁国。北魏统帅、权臣尔朱荣率军来追，正值嵩山山洪暴发，毫无防备的梁军全军覆没，陈庆之剃须落发，把自己打扮成少林寺和尚，抄小路逃出北魏国境。

昼伏夜行于北魏小路上时，陈庆之看到来时路径，必然会记起来时七千战士的风采，白袍将军，而今和尚模样，不知他会否反省到自己军事上并没失败，却为何沦落如此？

回到梁朝国都，陈庆之依然因功受封，此后仍然带兵出征，同样战无不胜。他就任北兖州刺史之时，妖僧僧强造反称帝，聚众三万，横扫北徐州，战斗力极强，萧衍安排陈庆之讨伐，特别吩咐要小心，不要对攻。陈庆之则挺兵直进，很快砍下僧强的脑袋送回首都。

随后，陈庆之调任南北司二州刺史，他走马上任后，立即发起悬瓠之战，连破北魏颍州刺史娄起，扬州刺史是云宝于溱水（溱水河，在河南新密），又破北魏行台孙腾、大都督侯进、豫州刺史尧雄、梁州刺史司马恭于楚城。

公元536年，后来毁灭了梁朝的北魏将军侯景率众七万南侵，陈庆之于大雪之日，击破侯景，侯景败走。这是史书上记载陈庆之的最后一战。

就在这一年，豫州大饥荒，陈庆之开仓赈灾，地方百姓大多因此得以活命，八百多地方乡民联名上书，要求为陈庆之树碑颂德，这是史书上所记陈庆之最后一件事。

.....

公元1969年6月3日夜，湖北武昌，一位七十六岁的老人在窗下阅读一大字本史书，读到心潮澎湃处，提笔在书眉处写下这么八个字：“再读此传，为之神往。”

这位写字的老人叫毛泽东。他所阅读的“传”是《南史·陈庆之传》。

## 羊侃

陈庆之以七千人马，正面作战，大破魏军三十万，那已不是名将，只能以神将视之。

一般人想不到的是，所有以少胜多的战斗，陈庆之基本上都不是身先士卒，亲自操刀作战。长期坐在围棋枰前，陈庆之的体力并不好，骑马本就不是他所擅长，拉弓射箭，据说连张稍硬一点的纸都射不穿。陈庆之可以以少胜多的全部秘诀只在下面四个字：“善抚军士”，就是说他善于团结部下，所以能得到部下的以死相报。

陈庆之的第五个儿子陈昕，则从七岁就娴熟骑马，可以在马上开弓射箭。十二岁时，陈庆之开始了以七千人直捣洛阳的梦幻之旅，陈昕随军前往，路上得了重病，被送还梁朝首都，病好后，梁鸿胪卿（职责是执掌诸侯及民族使者入朝礼仪，很难完全与当代职务对应）朱异找他了解北魏境内形势。陈昕搞了个沙盘，演示给朱异看，朱异对这个小孩子刮目相看。

大约在陈昕二十二岁时，跟随父亲陈庆之参加围攻悬瓠（现在的河南汝南）之战，北魏豫州刺史尧雄率军来援。尧雄也是一员骁将，尧雄的侄子尧宝乐，极其勇敢，名闻北国，两军对垒，尧宝乐单骑出阵，要求一对一决斗，陈昕跃马挺枪，出阵决斗，结果是将尧雄部队杀得溃败。

爹是名将，儿是勇将，还不仅仅是勇将，更是忠义之将。著名的反复小人侯景在受梁皇帝萧衍大恩之后，举兵叛梁，进京夺权途中，活捉了孤身上任途中的陈昕。侯景对陈氏父子极其敬慕，此时曾击溃过他的陈庆之已死，他就厚待陈昕，并认为：得到陈昕，梁军将领没有谁可怕了。他让陈昕召集旧部，随同自己叛乱，陈昕誓死不从。此时侯景已开始围攻梁朝首都南京，陈昕既然不投降，侯景就把他软禁起来。陈昕武功好，口才也好，居然把看守自己的侯景部下范桃棒说服，同意临阵叛逃，归降梁中央政府。范桃棒趁攻城机会，将密信射入城中。当天晚上，陈昕缒绳潜入城中，详细说知情况。萧衍大喜，马上要拍板，实际主持

工作的太子萧纲则疑虑重重，瞻前顾后，犹豫再三。时间拖延数日，范桃棒的手下将密谋报告给侯景，陈昕在城中不知道，最终等到萧氏父子都同意了，这才趁夜色偷偷出城，一回侯景大营，立即被侯景抓起来。侯景命他写信，射给城内，只说降军将有几十个人先期入城投降。侯景的意思是挑选敢死队员，假扮降军，入城斩关夺门，一举拿下京都。

当此生死关头，陈昕坚决不写诈降书，只求一死。侯景再不容情，下手将陈昕杀害，死时年仅三十三岁。

陈昕不写诈降书，侯景就围住南京城攻打，南京城在强攻之下，却自岿然不动。侯景除了铁桶般围困，一时也无计可施，因为他知道主持守城的梁军将领是谁，更了解这位将领的军事才华。因为他们都曾是北魏的军官。

这位苦守南京的梁朝将领，就是羊侃。

羊侃，字祖忻，泰山梁甫（现在的山东泰安）人。他是个世家子弟，祖上羊续，曾任汉朝的南阳太守；祖父羊规，曾是南朝刘宋的徐州祭酒从事，后来徐州领导人投降北魏，徐州成了北魏领土，羊规就成了北魏的官员，被提拔为卫将军、营州刺史。羊侃的父亲叫羊祉，官做到北魏的侍中，金紫光禄大夫，这两个职务的主要工作都是为皇帝提供顾问应对业务，属于皇帝信得过的心腹近臣，智囊式岗位。

按说北魏朝廷对他们羊家够意思了，但北魏毕竟是少数民族政权，对习惯了汉族文化传统的汉族官员，缺少凝聚力，羊祉就一边陪北魏皇帝谈天说地，一边规划着回归南方汉人政府。他自己在北魏中央政府任文职，逃跑的机会微乎其微，就在家里时时训导孩子们，时刻不要忘了自己是个汉人，不能长期为异族人服务，只要有会，就要去投奔江南汉人政府。这样说的时间久了，孩子们心中就有了根深蒂固的念头：离开北魏，回到南朝。至于北魏和南朝哪个对百姓更好一些，哪个更负责任一些，他们想不到，也不会去比较。

羊侃自幼，便长得体貌魁伟，他博览群书，尤其喜欢以《左传》为代表的史书和以《孙子兵法》为代表的兵书，熟知历史，精研兵法，后来进入部队，成为中级军官。他服役期间，泰州羌族人莫遮念生起义造反，自称皇帝，派弟弟莫遮天生率众攻陷岐州，又乘胜前进，进攻雍州，

北魏派萧宝寅挂帅西征，羊侃作为偏将，随军出征。两军对垒，尚未开战，互相侦察敌情之时，羊侃单身负弓，自堑壑间潜行，逼近身边一大堆随从、没有防备的莫遮天生，弯弓搭箭，莫遮天生应弦倒下，被射的死翘翘。像这样的造反部队，大都是乌合之众，主帅被射杀，余众就没了作战动力，大伙儿一哄而散。羊侃立了头功，被提拔为征东大将军、泰山太守、矩平侯。

羊祉一门心思南归，却没有机会。现在羊侃部下有兵，手中有权，南归的机会就握在他手里。羊侃身为名将，不乏当机立断的果决，立下决心，南归梁朝。他先写密信给梁朝中央政府，随即举兵南下。

北魏朝廷对羊家一直不错，这不能改变羊祉父子的南归念头，却已改变了羊侃堂兄弟的思想。羊侃的堂兄羊敦，时为兖州刺史，兖州恰好在泰山之南。堂兄弟间非常熟悉，羊敦知道羊侃的计划，就守住兖州，堵住羊侃的南下之路。堂兄弟间，为到底要效忠哪个朝廷，反目成仇，大打出手。

羊侃率手下三万精兵，猛攻兖州，羊敦守得很稳，攻不下来。羊侃就筑起十余座营寨，与羊敦对峙，等待梁朝的接应部队。

梁武帝萧衍接到羊侃的投诚密信，非常高兴，果然派出南朝著名将领羊鸦仁率军接应。羊鸦仁原本也是北魏人，此前数年，投奔梁朝，其时任职员外散骑常侍、历阳太守。他曾经在北魏政府工作过，对北魏地形军情都熟悉，在梁朝又有多次领军作战的经验，由他来接应羊侃最合适。

北魏中央政府也获悉羊侃叛国投梁的讯息，第一反应是羊侃对职务安排不满意，嫌官小了，才叛魏南下，因此马上派出使者，加封羊侃为驃骑大将军、司徒、泰山郡公，可以永久担任兖州刺史。

形势发展到这一步，就算羊侃勇气最初是因为官小才背叛，此时也不容他三心二意，他是一代名将，对局势的把握，明断果决。他不讨价还价，而是直接砍下使者脑袋，以此来表达南归的决心。

和平鸽放不成，就要靠钢刀说话，北魏朝廷立即派出仆射于晖，率众数十万，浩荡东征，阻击羊侃。同时将羊鸦仁率领的梁朝接应部队，阻击在中途，无法前进半步。

大军合围十余重，羊侃奋战，伤亡惨重，箭都用完了，营寨保不住了。羊侃趁夜色率军突围，北魏军队紧紧纠缠不放，且战且走，历一夜一日，终于逃出魏国，进入梁朝边境，其时，尚有两千匹马，一万多战士。大军停下来休息一夜。但奋战了一夜一日的战士们都不睡觉，而是集体唱起了北方民谣，歌声悲凉。羊侃静静听着，他知道这些战士们跟着他与政府军拼命，是对他的尊敬和忠诚，但这些战士都是北方人，父母家人都在北方，他们从心底里，是不认同南朝梁国为家的。

羊侃把大家召集起来，说：“故土难离，你们不愿意去南方，我很理解，去或不去，你们自己决定，我们就此分手吧。”

那个离别场面，一定感人至深，这些战士能够与政府军舍命搏杀，对羊侃的感情一定足够深厚，羊侃能够赢得战士们的感情，他自己也一定付出了足够感情。百战之余，一起从死亡线上走过来，就此分手，也许一生再无见面机会。谁都会相信，在那个寒风凛冽的冬天（十一月），一定有热泪在这些北国汉子脸上流淌。

擦去泪，一拱手，从此天涯是路人。

公元529年，羊侃来到梁朝首都南京，萧衍封了他一堆官职，如散骑常侍、安北将军、徐州刺史云云，后转为云麾将军，青、冀二州刺史。

羊侃天生神力，武勇绝人，他所用的弓，最强的要二十石的力气才拉得开，在马上所用弓，也要六石力气拉开。没有这样的强弓，他也不可能雍州射杀莫遮天生。泗水桥上有几个石人雕塑长八尺、粗十围，羊侃能将之举起来互相撞击，击得粉碎，多大的力气！他不只硬功厉害，轻功也甚是了得，曾于兖州尧庙飞步上墙，直上达五寻之高，横行壁上可走七步。这是一个让人咋舌的数字，如果《南史》记载准确无误，那么我们当代武侠小说中对轻功的描写，并不显得夸张，当代电影中靠吊钢丝绳才能爬墙上屋、横行墙壁的动作，历史上都曾真实存在过。

羊侃的武勇，不仅震动北魏，梁朝也多有听闻。某次，萧衍举办宴会，羊侃也参加了，刚好在宴前得到兵工厂报告，选好了一柄两边开刃的长矛，长达二丈四尺，粗有一尺三寸（圆周），萧衍乘着酒兴，赏赐给羊侃一匹黑头黑尾的紫色马，让他上马试矛。羊侃持矛上马，舞动如飞，左击右刺，招数神妙，大伙儿围着看，个子矮挤不到前排的，就爬到场

边一棵大树上去看。萧衍兴致勃勃，指着那棵大树对爬上去的人们大声说：你们快下来吧，这棵树必然会被侍中刺断。羊侃在马上听了，心有灵犀，马到矛到，全力一刺，真把树刺断了，从此这柄长矛有了名字，叫做折树矛。

萧衍是中国历史上信佛信得癫狂的一个（中国历史上个别皇帝也有出家为僧经历，但没萧衍这样数次出家、数次赎还的经历）。他的治国能力不差，他在任期间，曾一度强盛的北魏因为宫廷混乱、权臣横行，衰落下来，战火不断，民不聊生，而南梁却有难得的数十年和平发展，百姓安居乐业，经济迅速恢复。从北魏叛逃过来的人也不少，所有归降的北魏人士中，羊侃最受萧衍喜爱，原因是萧衍特别推崇门第制度，对人的出身成份极其看重。北魏降臣中，只有羊侃是世家出身，所以得到萧衍器重，萧衍又不愿别人说他只看出身，不看能力，所以特别给羊侃机会，一展武功。他公开对羊侃说：我少年时跨马持矛，与你很相似。他这话肯定是自吹牛皮，对羊侃来说，却是天大的鼓励和荣耀。

萧衍还即席写了首三十韵的《武宴诗》送给羊侃，武艺超群的羊侃没白浪费少年时的读书积累，写了首和诗，萧衍大喜，说：“吾闻仁者有勇，今见勇者有仁，可谓邹、鲁遗风，英贤不绝。”萧衍说“邹鲁遗风”，那是因为邹是孟子故乡，鲁是孔子故乡，圣人家乡，遗风所在，英贤不绝。

羊侃也颇以世家子弟自命，瞧不起出身贱微或者工作岗位贱微的人。宦官张僧胤曾经想跟羊侃见面说说话，羊侃只向传话人回答了一句话：“我床非阍人所坐。”不见。这事传了出去，由世家子弟把持的梁朝政府，将之传为美谈。

这样一个靠门第世家选拔官员，朝中上下，不以能力做比较，只以出身论高低的政府，不可能有创造力和进取心。梁武帝萧衍时代，名将灿灿、国力强盛，反观北魏，朝廷动荡、内乱不已，最后分裂成东、西两个小国，乱打一气。梁朝却没有能够把握机会，扩大领土甚至统一中原，这与政府层级板结，丧失了起码的创造动力有绝大关系。

就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东魏权臣高欢病死，儿子高澄接班。高欢原来重用的大将侯景瞧不起高澄，向西魏投降。侯景人品恶劣，西魏虽然接

受了他投降，却要剥夺他兵权，侯景见无利可图，转而向梁朝投降。萧衍以为是个便宜，马上派出侄子萧渊明挂帅，向北去接应侯景，羊侃随军出征。

梁军到达彭城（现在的江苏徐州）不久，东魏援军匆匆赶到。当时彭城尚在东魏手中，羊侃劝萧渊明趁敌军远道而来，疲惫之机，先发制人，萧渊明不听他的。之后，羊侃再劝，萧渊明仍然不听。羊侃知道萧渊明必败，就率领自己的部下，离开大军，独自出去驻扎，萧渊明也不多管。

不久后，梁、魏两军开战，梁军不出意外地战败，萧渊明被魏军活捉，只有羊侃的部队未遭损失，全军撤回。

接应部队撤了，侯景惨了，被围剿的魏军打得只剩下八百多人，狼狈逃到江南，向萧衍投降，萧衍收留了他，任命为南豫州刺史，驻地是寿春（现在的安徽寿县）。

对于接收并重用侯景，梁朝中央政府有强烈的不同声音，侯景其人品之坏，影响极大。只是萧衍不同意，他也许认为善心可以感化一切戾气。但事实是：善心只能引导有向善意愿的心灵。对于黑透了的邪恶之心来说，过分的善良，只能是对邪恶的鼓励和引诱。

萧衍的善良，就鼓励和引诱了侯景的叛变之心，在此之外，萧衍的唯出身论，又作为小插曲，进一步刺激了侯景的叛心膨胀：侯景上书，请求娶梁朝最大家族王家或谢家的女子为妻。萧衍回答说：王、谢两家门第高贵，你配不上，还是从朱、张以下家族中选配偶吧！侯景如果是个嗜书成癖、泥古不化的知识分子，也许会为此惭愧，但侯景在历史上是被以豺狼来定性的，他的反应是：我以后要把这些世家大族的女子配给奴隶。

侯景的反叛行动，做得并不保密，多次向萧衍报告，萧衍就是不信。侯景想联合同为魏国降将、时任梁朝司州刺史的羊鸦仁一起反叛，羊鸦仁大怒，将侯景的使者抓起来连同文书一起送到首都南京。主持政府工作的朱异，就是靠家族出身爬上去的，他坚决不信，还命令将侯景的使者放还。侯景公开上书，要求诛杀羊鸦仁，并更加公开大胆地谋划叛乱。



公元548年八月，侯景公开叛乱，十月，打过长江，兵临南京城下。此前羊侃曾建议设置外围防线，拒侯景于长江以北，时间略微一长，作为乌合之众的叛军，自然会做鸟兽散。以朱异为首的中央政府主事人不听。等到侯景真的围城攻击了，羊侃被委以防守重任。其时，由于梁朝国内，尤其是首都数十年无战争，战事一起，人心惶惶，羊侃传出假消息，说援军已近南京，这才暂时稳定了民心和军心，防守事宜得以顺利展开。

侯景叛军制造了叫尖顶木驴的攻城工具，被羊侃放火烧掉；侯景叛军又从城外起土山，逼近城墙，羊侃从城内挖地道，挖塌土山。连续几回合攻守，在羊侃严密的防守下，叛军没有得到任何便宜。原来吓得尿裤子的梁朝那些靠出身爬到高位的朱异之类官员们，又重新不将侯景放在眼里，认为侯景没什么可怕，派军队出城，将其一举击溃便是。

这些官僚世家子弟永远不会想到：侯景不可怕，是因为有羊侃这样的将军在，而他们一旦往羊侃的手脚上缚绳子，侯景就会成为他们的灾星。

羊侃对贸然出击，提出坚决的反对意见，职务高于羊侃的政府官员们不去理他，下令守城部队出击。出击果然不利，死伤大半，守城力量以及军心，遭到重大创伤。

陈庆之的儿子陈昕，便是此时因为里应外合计划泄露，被侯景杀害。

侯景不止抓住了陈庆之的儿子，还抓住了羊侃的大儿子羊鸞，将其押至南京城下，要挟羊侃投降。羊侃在城墙上对侯景喊话：“我的整个家族都要献出生命，报效国家，犹恨不足，怎么可能为了这一个儿子投降，你还是早点把他杀了吧！”过了几天叛军又将羊鸞押到城下，羊侃对儿子说：“我以为你已经遇害了，现在怎么还活着？我以身许国，只求战死沙场，绝不会因为你的生死而变化！”说完，他弯弓搭箭，射向儿子。他当然不会真的射杀亲子，这么做，只是表达决绝的态度。侯景叛军为之感动，从此不再让羊鸞到城下，也不再伤害羊鸞。

侯景又派曾经同为魏国大臣的傅士哲，去城下劝说羊侃投降，两个人在城上城下，对话良多，羊侃指出侯景的背叛，实是灭绝天理人伦之举。傅士哲最终无话可说，最后提出一个要求：“我当年在魏国之时，久